

卷十九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學而第一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

語為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為政以下諸篇所大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弟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疏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撰者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經四書論語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376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76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魯公之語也周公謂魯公者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將之國周公戒之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施不易也言君子為國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當行博愛廣敬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以用也既仕為大臣則當聽用之不得令大臣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者大故謂惡逆之事也故舊朋友無此逆之事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者求責也任人當隨其才無得責備於一人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周有八士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徧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凡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耳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八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九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子張第十九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

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善次諸篇之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孔曰致命不愛其身見得思義

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

其可已矣正義曰此章言上行也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已下皆是致命謂不愛其身子張言為士者見君有危難不愛其身致命以救之見得利祿思義然後取有祭祀思盡其敬有喪事當盡其哀有此行

者其可以
為士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孔

曰言無所輕重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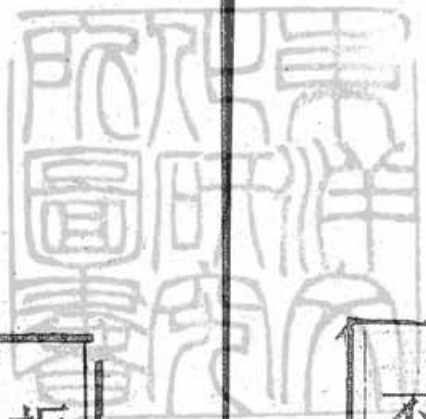
行之不備者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言人執守其德不能弘大雖信善道不能篤厚人之若此雖存於世何能為有而重雖沒於世何能為無而輕言於世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

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

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

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



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泚交

當如子張子夏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與人結交

謂弟子問交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者

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女師嘗說結交之道云何乎

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者子夏弟子對

子張述子夏之言也子夏言結交之道若彼人賢可

與交者即與之交若彼人不賢不可與之交者則拒

之而不交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言已之所聞結交

之道與子夏所說異也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者此所聞之異者也言君子之人見彼賢則尊重之雖眾多亦容納之人有善行者則嘉美之不能者則哀矜之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者既陳其所聞又論其不可拒人之事誠如子夏所說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設若我之大賢則所在見容也我若不賢則人將拒我不與已交又何暇拒他人乎然二子所言各

是其見論交之道不可相非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小道謂異端致遠恐

泥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雖

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正義曰此章勉人學為大道正典也小道謂異端之說百家語也雖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然致遠經久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

孔曰日知其所未聞月無忘其

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矣正義曰此章勸學也亡無也舊無聞者當學之使日知其所未聞舊已能者當溫尋之使月無忘已能如此者可以謂之好學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

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

思

切問者切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已

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

思仁在其中矣正義曰此章論好學近於仁也博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廣學而厚識之使不忘切問者親切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不汎濫問之也近思者思已所未能及之事不遠思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者之性純篤今學者既能篤志近思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包曰

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曰百

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正義曰此章亦勉人學舉百工以為喻也審曲面勢以飭五財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眾言之也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致至也言百工處其肆則能成其事猶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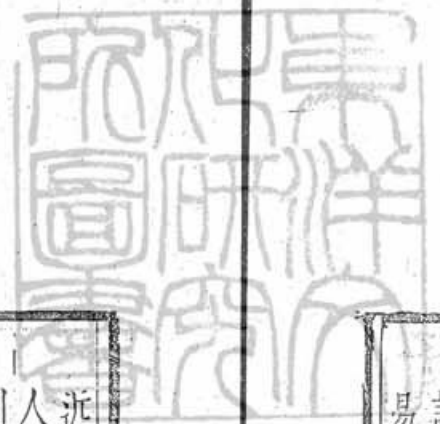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正義曰此章言小人不

能改過也言小人之有過也必文飾其過強為辭理不言情實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鄭曰厲嚴正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正義曰此章

論君子之德也望之即之及聽其言也由此三者變易常人之事也厲嚴正也常人遠望之則多懈惰即



近之則顏色猛厲聽其言則多佞邪唯君子則不然人遠望之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常儼然也就近之則顏色溫和及聽其言辭則嚴正而無佞邪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

曰厲猶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事上使下之法也厲猶病也言君子若在上位當先示信於民然後勞役其民則民忘其苦也若未嘗施信而便勞役之則民以為從欲崇侈妄加困病於已也若為人臣當先盡忠於君待君信已而後可諫君之失若君未信已而便稱君過失以諫諍之則君以為謗讟於已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

註 孔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 **疏** 子夏曰

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正義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而行亦不同也閑猶法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

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註** 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

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

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

註 孔曰噫心不平之聲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

焉孰後倦焉 **註** 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



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註 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

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註** 馬曰君子之道焉

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 **註** 孔曰終始如一惟聖人耳 **疏** 子游至人乎

論人學業有先後之法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者子游言偃也門人小子謂弟子也應當也抑語辭也本謂先王之道言偃有時評論子夏之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今子夏弟子於其本先王之道則無

有不平之聲子夏既聞子游之言中心不平之故曰噫

言游過矣者謂言偃所說為過失也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者言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者諸之也言大道與小道殊與譬之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者言君子之道當知學業以次安可便誣罔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者卒猶終也言人之學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終始如一不厭倦者其惟聖人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

優則仕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人之仕官行已職而優閒

有餘力則以學先王之遺文也若學而德業優長者則當仕進以行君臣之義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孔曰毀不滅性致乎哀而



止正義曰此章言居喪之禮也言人有父母之喪當致極哀感不得過毀以至滅性滅性則非孝毀不滅性正義曰此孝經文也註云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隕滅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

及然而未仁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正義曰此章論子張材德也子游

言吾同志之及子張其容儀為難能友也然而其德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鄭曰言子張容

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正義曰此章亦論子

張材德也堂堂容儀盛貌曾子言子張容儀堂堂然盛於仁道則薄故難與竝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

盡喪乎正義曰此章論人致誠之事也諸之也曾

子言我聞之夫子言人雖未能自致盡其誠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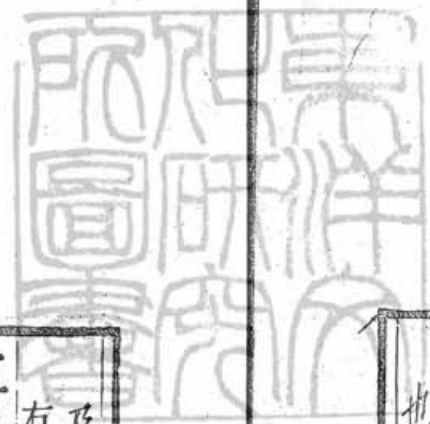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馬曰孟莊子魯大

夫仲孫連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

者不忍改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是難能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大夫仲孫連之孝行也言其他哭泣之哀衰斬之情饘粥之食他人可能



及之也其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是他人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

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馬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

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孟氏至勿喜正義曰此章論典獄之法也孟氏使陽

膚為士師者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

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言上失為君之道

民人離散為輕易漂掠犯於刑法亦已久矣乃上之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孔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

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正義曰此
章戒人為惡也紂名辛字受德商末世之王也為惡
不道周武王所殺諡法殘義損善曰紂言商紂雖為
不善以喪天下亦不如此之甚也乃後人憎甚之耳
下流者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若地形卑下則眾流所
歸人之為惡處下眾惡所歸是以君子當為善不為
惡惡居下流故也紂為惡行居下流
則人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孔曰更改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過
似日月之食也更改也言君子苟有過也則為眾所
知如日月正當食時則萬物皆觀也及其改過之時
則人皆復仰其德如日月明生之後則萬物亦皆仰
明其

衛公孫朝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

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
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曰無所不

從學故無常師衛公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仲尼
之德也衛公孫朝者衛大夫也問

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者問子貢仲尼何所從學而得
 成此聖也意謂孔子生知無師所從學也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者焉猶安也
 言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行之在人賢與不賢各有
 所識夫子皆從而學安得不學乎而亦何常師之有
 者言夫子無所不
 從學故無常師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包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諡

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

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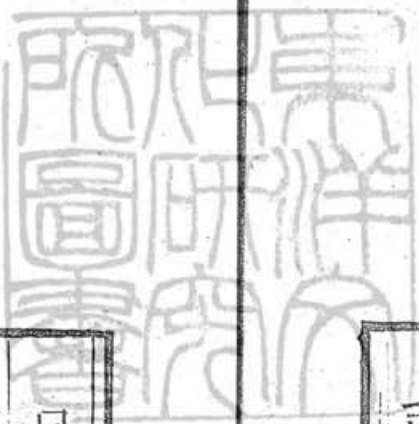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

或寡矣

包

曰七尺曰仞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包



曰夫子謂武叔

包

叔孫至宜乎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大夫於朝中曰子貢賢才過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

子貢者景伯亦魯大夫子服何也以武叔之言告之

子貢也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

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者子貢聞武叔之言已賢於仲尼此絲君

子之道不可小知故致武叔有此言乃為之舉喻曰

譬如人居之宮四圍各有牆牆卑則可窺見其在內

之美猶小人之道可以小知也牆高則不可窺見在

內之美猶君子之道不可小知也今賜之牆也纔及
 人肩則人窺見牆內室家之美好夫子之牆高乃數
 仞七尺曰仞若人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宗廟之美
 備百官之富盛也得其門者或寡矣者言夫聖闕非
 凡可及故得其門而入者或少矣夫子之云不亦宜
 乎者夫子謂武叔以此論之即武叔云子貢賢於仲
 尼亦其宜也不足怪焉

論正義曰案世本州仇公子叔此六世孫叔孫不取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郕是知叔孫武叔即州仇也論法云剛彊直理曰武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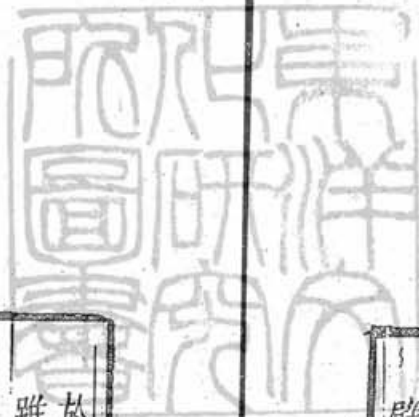
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國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

其不知量也 **國**叔孫至量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

德也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者言無用為

此毀譬夫仲尼之德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者子貢又為設譬也言他人之賢譬如丘陵雖曰廣顯猶可踰越至



於仲尼之賢則如日月 不可得而踰也人

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人雖欲毀譬夫日

月特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故人雖欲毀仲

尼亦不能傷仲尼也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猶適也皆

作但不能毀仲尼又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國**言人

至量也正義曰云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者據此註

意似訓多為適所以多得為適者古人多祗同音多

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

本作祗見疏解云祗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

京賦云炙炮駮清酏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

此類衆矣故以多為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

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

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

家者

孔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

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

之何其可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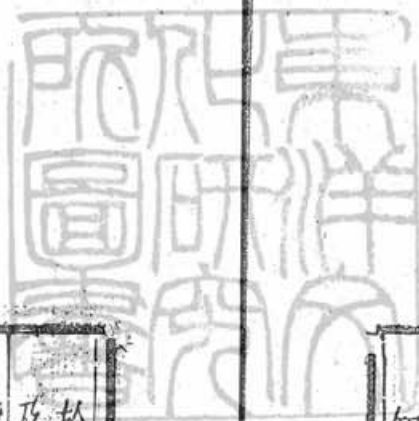
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

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

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

陳子至及也正義曰

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者此子禽不作陳亢當是同其姓字耳見其子貢每事稱譽其師故謂子貢云當是子為恭孫故也其實仲尼才德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者子貢聞子禽之言以此言拒而非之也言君子出一言是則入以為有知出一言非則入以為不知知與不知既由一言則其言不可不慎也今乃云仲尼豈賢



於子乎則是女不慎其言是為不知也夫子之不可及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又當設譬言夫子之德不可及也他人之賢猶他物之高者可設階梯而升上之至於仲尼之德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上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者又為廣言仲尼為政之德也得邦謂為諸侯得家謂為卿大夫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民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故如之何其可也及

允解經卷第十九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二十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堯曰第二十

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

可以垂訓將來故殿諸篇非所次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謂列次也允執

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

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

終舜亦以命禹孔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曰

